



家乡消暑三“豆腐”

浙江浦江 朱耀照



夏日炎炎，“坐空调，喝冷饮”，成了人们最渴望的事。

而在我的家乡，消暑的冷饮有木莲豆腐、观音豆腐和柴籽豆腐等佳品。

木莲豆腐，是以木莲子为材料做成的。

木莲子，是薛荔果里的种子。薛荔果青青的，形状跟新疆雪梨差不多。摘下一个，果柄满是白色的乳汁。掰开一看，内壁上绒绒绵绵，像无花果一样。顶上一点点凸起的，便是木莲子。

据说，做木莲豆腐较为简单。用纱巾将木莲子包住，放入冷开水里不断地挤。这时，木莲子就会不断有粘液挤出。当木莲子不再粘稠时，就加上野藕粉再挤一遍。这时，透明粘稠的木莲豆腐便做成了。

木莲豆腐，形态跟豆腐脑差不多。做好后藏在冰柜里。到吃时，舀一小碗，往上面浇一些红糖醋水。将碗放在嘴边一吸，整团木莲豆腐狂奔倾泻而来。柔柔

的，凉凉的，酸酸甜甜的，各种感觉，一下子扩张全身，舒服极了。

观音豆腐，是用观音柴（学名腐婢）的叶子做成的。观音柴，山上并不缺乏。叶子呈三角形，在太阳底下闪着绿光。取一片叶子嚼一下，黏黏的，有点苦味。将这些叶子的汁液制成观音豆腐，却并不简单。

记得最嘴馋时的一个暑假，曾砍了许多观音柴来。摘下嫩叶，便放入大锅里用井水煮。虽然水渐渐粘稠，变成绿色，但总不成型。见切不成块状，我很是失望。后来才知道，当时少了一味起凝结作用的豆荚灰。

与木莲豆腐相比，深绿色的观音豆腐，较为脆嫩爽口，且有一股青草味。在市场上的价格也不贵。

柴籽豆腐，是用一种叫白栎的木本植物果实制成的。白栎，属山毛榉科。果实苦味，不能生吃。小时候，上山砍柴，砍得最多的便是白栎柴。每到秋季，都

能看到白栎柴上累累果实，但从没想到摘一些来做柴籽豆腐。而且，村里也从没有一家做柴籽豆腐的。

后来才知道，制作柴籽豆腐，并不是简单的事。它要经过好几道工序。先是柴籽的采摘，再是晒干、除壳、水磨、过滤、沉淀、水漂脱色、脱涩、自然凉干、撵细成粉，最后便是将柴籽淀粉做成柴籽豆腐。而每一道工序，都要花大量的劳力。这对于当时生活艰难的村人来说，显得太奢侈了。而且，山里不乏番薯，用番薯淀粉做成的淀粉豆腐，不但口感跟柴籽豆腐差不多，而且成本要小得多。

相对于木莲豆腐和观音豆腐，柴籽豆腐更像豆腐，有豆腐的外型，更有豆腐的韧性。将它们从冰箱里拿出，加上糖醋，口感不错，而且还能果腹抗饿。

如今，柴籽豆腐是身价最高的，十多元一斤。柴籽淀粉的市场价也高达百元。这样的高价，据说跟柴籽含有抗癌物质有关。

竹林晨曲

安徽肥西 凌泽泉



鸟声轻啄南窗，吵醒了阳台上贪睡了一夜的绿萝，渐明的天色挑开了家家户户的门窗，清晨的第一缕霞光悄悄挤进窗棂的罅隙，一并溜进来的，还有沾着露水的鸟鸣，以及透亮如洗的晨光。

窗外的绿柳梳理着轻起的微风，一只鸟儿刚跳到柳枝上，柔软的枝条向下一猫腰，我的目光一下子悬到半空中，生怕鸟儿一失足跌进池塘里，就在我屏息静观的瞬间，只见鸟儿扑棱一下翅膀，蹬枝而去，空留下还在晃悠的空枝以及倒映在水中的一树柳色。

后院的竹林醒得早，清晨的第一缕鸟声定是从一夜疯涨的笋尖上跌落的，那么嫩，那么脆。沾雨带露的一声长啼，撕开了长长的天幕，泻下的一道道光，潮水般淹没了山村水廓，喧闹了山冈、田园和房前屋后的草木。

青瓦顶上直上云霄的炊烟，也是鸟声喊醒的。踩着鸟鸣的节拍，一缕缕炊烟欢快地跑到飘在半空的朵朵白云身旁，邀请它们一同在澄明的蓝天上散步。

刚睁开惺忪双眼的竹林，伸了一下懒腰，打了一个哈欠，可惹下了大麻烦，林间的麻雀儿全醒了，你吵我，我吵你，相互埋怨着、指责着对方搅了自己的美梦。更有不讲理的，抱着头从这个枝头向另一枝头的鸟儿身上撞去，对方见势不妙赶紧跳开，不料竟碰到另一只鸟身上，两只鸟儿就像失事的飞机，控制不住地往下坠，恰巧砸到低枝上的几只鸟身上。此时，只见一团鸟惊叫着滚落在铺满枯竹叶的地上，你叫几声，我吼几声，然后仰起头，扇几下翅膀，又纷纷飞上了枝头。

这边刚停歇了战事，那厢又起纷争。两只麻雀滚到地上，你啄我的羽毛，我啄你的尾巴，边叫边打，边打边啄。还有打群架的，三五只麻雀滚在一起，你啄我我啄你，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，地上的竹叶被它们的爪子溅得乱飞。更有甚者，这一团麻雀滚到另一团麻雀中，不分青红皂白地互殴着，一根根被啄落的羽毛随着纷飞的枯竹叶一同坠落，又被一阵风旋起，在竹林里跌跌撞撞、起起落落。顾不上疼痛的麻雀们，就这样一直喋喋不休地吵下去，丝毫没有收场的打算。

竹林里的鸟鸣，如煮沸的水，汹涌地翻滚着，声声啼叫似添入灶洞的柴火，一步步紧逼着，誓要让一锅沸腾的开水决堤。

嘈杂而繁复的鸟鸣向后门涌来，门门被吵醒，强势的鸟鸣挤进门缝，顶开了木板门，

钻进屋里，贪睡的孩子从梦中惊醒，抓一把鸟鸣揉揉眼睛，又抓一把鸟鸣洗一把脸，便被鸟鸣推搡着来到后院，看到一团鸟滚落在地，便伸出双手推磨似的上前去逮，鸟儿们见状立即罢了手脚，就在孩子扑地之际，它们“轰”的一下散开，扑棱着翅膀飞走了。孩子松开紧攥的拳头，抓住的只是两团枯败的竹叶。

麻雀的争吵声翻过屋脊上的青瓦，跑到了前门，向田间地头赶去。篱围里的鹅儿鸭儿鸡儿和圈里的猪儿牛儿羊儿再也呆不住了，有的用嘴啄，有的用牙咬，有的用脚踢，纷纷嚷着要走出围栏跨出圈门，只有那只小花狗最为自由，它一会儿跑到篱围边，一会儿跑到圈旁，东闻闻，西嗅嗅，突然，它一头顶开篱围，鹅儿鸭儿鸡儿兴奋地钻出来，抖开翅膀，撒着野向外面飞奔去。

此时，所有的鸟儿都醒了，鸪鸪、布谷、灰鸽一股脑儿扑棱飞起，在清晨的天空中，用翅膀丈量蓝天，丈量绿意，然后跳到草垛头、屋瓦上、田埂边，收起翅膀，模仿人用双脚不紧不慢地行走。

烟灰色的瓦脊上，那些从竹林里翻上来的麻雀们，或许被初绽的霞光晃花了眼，或许是吵闹得精疲力竭，它们惊喜地站在青瓦上敛翅在瓦楞上行走，不大一会儿，家家屋顶上都有麻雀们在腾挪跳跃，它们追逐着、打闹着，把村庄戏成一道绿意萦绕的风景。

站在池塘边，看那一夜间窜出来的嫩汪汪的枝梢和叶片，我想，这水灵灵、脆生生的鸟鸣在枝间跳跃，顺着枝丫丫，悄然滴落到嫩生生的牙苞绒毛上，清凉凉的、油绿绿的，闻去，有股淡雅的芬芳，若是滴落到花瓣上，那柱状花蕊定是粉嘟嘟的、娇嫩嫩的，视之不忍触摸，嗅之定然陶醉。

雨过树林，被濯洗过的鸟鸣，就会长成柳条的模样，摇曳着、摩挲着，在雨中畅快地舞蹈。被渲染的鸟鸣，就会长成野花野草的样子，顶着细密的水珠，透着湿润的光泽，油油地眨着青眼，顶着一蓬蓬粉红的、紫色的、蓝色的花儿，描绘出一幅幅夏景的图画。

及至天空放晴，欢快的鸟儿又晾开双翅，在天空、树林和田间地头，呢喃出一派浓稠的夏意。

我只想用眼睛惊喜地摄下这一幕，揣进贴身的衣兜里，带回车水马龙的都市，在那里种植一树一树茂密的鸟鸣。

看！白鹭

安徽蚌埠 魏莉

那年我在成都培训，早起来酒店旁边的浣花溪公园溜弯。

公园很大，绿树成荫，流水潺潺，兜兜转转从诗歌大道转过去，就到了白鹭洲。全国各地有很多白鹭洲和白鹭公园，我以为这也就是一个好听的名字而已，毕竟“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”，听起来多么有诗意。

大清早游人不多，只有一些早锻炼的老年人。在水边，我注意到一个中年女子，她静静地坐在台阶上注视远方。我很好奇地凑近她，她看了看我，指指远处的水面，看，白鹭。

噢，原来这就是白鹭！难怪古人总把它写进诗里，洁白纤细的羽毛，尖尖的长嘴，身姿轻盈曼妙，行动优雅安详，静静地站在一枝芦苇上，绰约的身影倒映在水里，美丽得如同一幅画。

我赶紧掏出手机不停拍照，奈何离得太远，拉了焦距以后像素降低，照片很模糊。她看了一眼说，“手机拍白鹭不行的，我上次用单反相机拍的还不错。”一面说一面找出手机，让我看她的微信头像，是太阳初升时白鹭展翅欲飞的场景，剪影的效果，确实很惊艳。我赞叹不已，她说，你喜欢的话我还可以找几张照片给你看。这个时候，但凡是个正常人，就应该互加个微信，方便交流；可惜我的社交恐惧症又犯了，哼哼唧唧的给混过去了，真是太没出息了。

她说，工人今天怎么还不来。平时这个点工人会来清理水面，白鹭飞起来特别美。

你每天都来看白鹭？

是的，基本上每天都来。我住得很近。

说话间，一个几岁的小男孩跑来挨着她坐下，跟我们一起看白鹭。

在绿色芦苇的掩映下，白鹭像轻盈灵动的仙子一样，三三两两的或整理羽毛或水面捕食，轻轻一啄，水面的涟漪一圈圈荡漾开来。

周边是那么安静，我们都不做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男孩起身跑开了。我说，你孩子去哪儿了？

她笑了，那不是我的孩子。我孩子已经大了。

太阳慢慢升高了，终于工人划着船来了，白鹭群受惊飞了起来，优美地掠过空中。正是“水远烟微。一点沧洲白鹭飞”，我不由看得呆住了。

她心满意足地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，跟我告别，“我回去了，收拾收拾上班了。”

自始至终我们也没有说过几句话，我看到了难得一见的美景；于她而言，只是每天的日常生活罢了。

这世间有许多美景，然而世人熙熙攘攘、慌慌张张，难得有时间和兴趣沉浸下来去感受每个清晨与黄昏。我们穿越山海去看远方，身边的美景亦值得流连。见山是山，见海是海，繁花盛开，云海翻涌，这世间的美，要慢慢来欣赏啊。